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門街前後傳 第十八回 武潘安謔戲莽和尚 煙葫蘆預定母夜叉

東風一夜暖群花，正好鉤簾玩物華。沽酒正拚酣醉臥，隔籬誰又弄琵琶。

話表李廣在平山亭偶遇楚雲，彼此欣慕，惟有楚雲心下更加暗喜。李廣即邀楚雲住招英館，楚雲欣從。即帶小使伴蘭同李廣等至招英館，然後到客寓搬取行李。招英館大排筵宴，酒酣之際，李廣見楚雲面紅頰赤，止不住注目凝神視之。楚雲本不勝酒力，偶逢興會，又值意中人，心中事一齊並集，不由興致勃然。只見他臉暈紅霞，眼含秋水，大有楊太真沉香亭夜宴的光景，二目不住的向李廣溜去，二人你盼我顧。座中廣明、張珏、徐氏兄弟等齊聲笑道：「今日大哥可謂酒逢知己千杯少，你二人注目相戀，我等皆成為置若罔聞了。」李廣、楚雲被四人一言，覺得有些害臊。李廣口呼：「諸位賢弟，既知知己難逢，盛筵不再，古來人皆是如此。而況我當初遇眾位賢弟之時，又何嘗不是今日光景？」徐文亮口呼：「大哥不要說『知己難逢』這兩句話，小弟卻改為『知己易逢，美人難得』。楚雲兄之美，可謂絕世無雙了。大哥何得假『知己難逢，盛筵不再』這兩句話來搪塞？」楚雲聞言，只羞的面紅過耳，正要發揮眾人，忽聞廣明口呼：「徐二弟，你這句話卻說得不好，俺不怪大哥別事，只怪大哥見識太小，一見人家武裝打扮，不論有本領否，就羨慕不已。論楚雲品貌自是風流、俊俏迥異；若論武藝，恐他這小身軀，未必能持長槍大戟。」楚雲含笑說：「想俺楚雲年幼力薄，知識毫無。今以後懇祈諸位仁兄指教才好。」遂走至廣明旁邊，笑容滿面，伸手輕輕把莽頭陀舉在半空，說：「尚望指教。」復把廣明在空中一轉。廣明用力想要掙脫，再掙不開，心中方佩服楚雲。座上各人且驚且笑，齊言：「這可莫怪楚雲冒昧，只怪你目中無人，自討其辱。以後不可言語再相齟了。」廣明接言：「俺知口過了。」楚雲輕輕把廣明放下，嬌滴滴一聲說：「多有得罪了，恕我之過罷。」只氣的廣明坐在一旁，一語不發。李廣見廣明受了這番挫辱，恐他面上下不來，只得用好言相慰，遮掩過去，於是大家復又暢飲。李廣見楚雲有此武藝，便向談論些兵機。楚雲便將武子的兵書及六韜三略講說，真是口若懸河。復又講論品絲彈竹，書畫琴棋。徐氏兄弟並李廣更加佩服，更加羨慕，恨相遇之晚。直飲到月上花梢，方各罷席。

李廣進房暗把手卷拿起，掀開一看，只見張珏已現出身形，分毫不錯。又現出一人，卻是楚雲，月媚花嬌，身材無二。惟有上身皆是武裝打扮，腰間卻係著一條湖色羅裙，一對金蓮半隱半現，看畢心中詫異。暗想：「看他那種嬌媚，實係女子情形，斷無男子之態。」復又回思：「天下男子比女子貌美的亦多的不知凡幾，就便他下係羅裙，或別有用意，何可妄測天機呢？」遂收了手卷安寢。

次日，大家起來依然暢聚，卻好招英館的生意又極其茂盛，所有賬目等事，皆歸廣明、張珏二人管理，倒也毫無舛錯。李廣終日同著楚雲、徐氏兄弟不是品絲彈竹，便是飲酒圍棋；或是與楚雲談論兵法，頗不寂寞。這且慢表。

再言煙葫蘆胡達，自從杭州回山西，已有數月。今聞史錦屏奉旨往揚州擺播，招集天下英雄，他便技癢起來，打點包裹盤川，帶著板斧，直奔揚州。曉行夜宿，不止一日，走到徐州地界，迎面一座山崗，此山名喚甘家寨，山上強寇乃是兄妹二人。寨主名喚淨山鬼甘寧，乃妹名喚十二姑，綽號母夜叉。兄妹皆勇猛無比，先父曾作過武官，為奸臣所害，因此占了此山，奉母命專劫貪官污吏的財帛。寨中聚集約有二三百嘍囉，每日在山下巡邏。今見胡達從山下經過，眾嘍囉便跑下山去，劫掠胡達財物。被胡達掄斧殺敗，跑上山寨，報與寨主知曉。

十二姑聞報大怒，喝令：「嘍卒引路，待姑娘下山，要那廝狗命。」遂提起鋼叉下山，來至崗子口，聞見一黑大漢在山下叫罵不休。十二姑大喝：「黑小子，快留下買路錢！若有半字不肯，你可認得姑娘母夜叉否？」胡達聞言，抬頭觀見一女子，亂蓬蓬黃髮，瓜皮臉，兩耳招風，兩道掃帚眉，一雙大紅鑲邊銅鈴眼，高鼻樑，鼻孔朝天，唇厚口闊，滿口黃牙，實在名實相符。身穿大紅繡花紗戰襖，手執鑲鐵點鋼叉。看罷，喝道：「何物醜女，你竟敢前來與爺爺比試。你雖生得醜陋，究竟是一女兒家，不如快快回山寨，免得在爺爺眼前出丑。」十二姑大怒，只氣得瓜皮臉上泛了一層硃砂顏色，大喝：「好大膽的肥羊，竟敢藐視姑娘，看叉取你！」跳下山崗，搖叉向胡達刺來。胡達用雙斧相迎，二人一來一往，約鬥了十數個回合，不分勝負。

正在酣戰之際，忽聞山崗上一人大聲喊：「山下英雄，且請住手，俺甘寧有話講。」胡達聞言跳出圈外，十二姑停叉而立。甘寧跑到相近，向胡達說：「小妹多有冒昧，望祈寬恕。」胡達也好言相答，彼此通了名姓。甘寧遂邀胡達上山，胡達並不推卻，就同甘寧入大寨。當即擺酒，對飲談心。只見從後寨走出小丫環，向甘寧說道：「老夫人有話說。」甘寧暫別胡達，走入後寨。老夫人說：「你妹子年已大了，又生得醜陋，我見廳上那個人，生得與你妹子一樣，又聞你妹子言，他的本領甚好。為娘的意思，招他作女婿，老身去一件心事，你妹子的終身有靠。不知你意下如何？」甘寧說：「如此甚好，但不知妹子肯否？」老夫人說：「若那胡姓允從，你妹子焉有不肯之說。」甘寧聞言，遂走到前面，口呼：「胡仁兄，適才家母有意招仁兄為婿。若仁兄不嫌舍妹貌陋，情願令他親執箕帚。未知仁兄允否？如蒙見允，請以一言為定便了。」胡達笑說：「既蒙見愛，敢不允從。但是小弟魯夫，須要涵容。」甘寧見其允諾，請出娘親，胡達拜了岳母。當晚又重整筵宴，盡歡而罷。